角色错位

吴莉莉

老姑嫂相聚离不开聊孙辈。自家人交流无需主持，不缺互动，议题皆关民生民计，均是百姓生活热点。小姑说：“哦约，最近我碰一件滑稽事体，怪哦？咪咪几次喊我妈妈”。咪咪是其孙女，脖戴绿领巾、臂别两条杠的好孩子。众人不解，耳朵竖起：“我当时听了也吓一跳”做阿娘的道：“问题是小囡在无意间喊出的，譬如我正守着伊做功课，或帮伊涂了一身肥皂要汏浴……咪咪张口就叫妈”。阿娘又说：“我快点阻止伊：咪咪呀，侬勿好乱喊哦。阿娘是阿娘，妈妈是妈妈。啥人晓得，小人倒是认真想了一会后说：‘阿娘，你待我好，就做我妈妈吧’。”事态有点严重，大家一时无语。这小姑娘呱呱落地起就由祖父母一手带大，吃喝拉撒，阿爷阿娘全包。媳妇怀孕时，公婆高兴得很，对儿、媳发话：你们只管生，养的事阿拉来。儿、媳力气不出钞票不管，乐得逍遥自在。星期天接回孩子，也只当洋娃娃玩玩。因为没有带孩子经验，常弄得小人感冒，往往送回老人处就发烧、咳嗽。老夫妻还要送孩子去医院看病，打针、吃药好几天不得太平。八年了，孙女亲阿娘、远阿妈也是自然。搞教育的嫂子发声：这叫角色错位。主责在你，管得太多。专业术语阿娘听不太懂，但孙女的反常让她醒悟：自己育孙方法过了头。家庭角色颠倒，导致家庭成员身份的错位。孙儿过度依赖祖辈，造成了孩子与父母的疏离，长期下去会产生两代人抵触，进而阻碍孩子身心协调的健康发展，弄不好还会引起婆媳纠纷。家庭角色的错位，原因在于教育的错位，亡羊补牢还来得及。

换岗育孙是当今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，祖辈四位轮流带一个宝贝的故事也很多。爷爷阿奶带前半周，外公外婆后半周。嫂子摸出手机晒照片：周岁的胖小宝捧着块厚卷饼在热情地啃。“牙齿还没几个，吃了不消化啊。”姑奶奶、姨外婆头凑一起看得发急，外婆倒淡然：“他爷爷山东人，每天自己摊煎饼当早饭，还给小毛头吃。随便伊去哪能弄，我照我的一套喂，宝宝不生病就好。”嫂子想得开，两家老人换岗带小囡，各有各的手法，育儿经难得统一。言多必失，亲家间和睦相处才是长久。换岗带孙的地域遍及全球，同城换，异地换，跨国换，不管天南地北，孙辈的国籍、户籍在哪里，老头老太们就奔向哪里。

让宝宝吃饱喝足还算容易事，带学龄儿童难度就大。教龄达三十年的外婆感叹，自己教不了小学二年级的孩子，原来也是“换岗”惹的祸。亲家是幼教老师，自己教中学，女儿、女婿双双“白领”。五六个大人轮流辅导小学生家庭作业，教法不一。外孙女家庭作业交到老师手，常被判不合格。挨了老师批评，孩子回家就哭诉，怪大人不好。举语文作业组词训练一例：给出一个词语，要求孩子组十个词来。阿奶肚里货不多，就上网积极地查，找出十几条，超标了，可小孩不全懂其意，只好抄上交差；妈妈要孩子自己动脑，小姑娘咬着笔杆直翻白眼，也想不出几个，达不了标；外婆是教语文的，对这份作业的设计很有意见：二年级的小学生阅读量小，词汇量积累不够，作业难度过大。几次欲去学校与老师交换想法，均被女儿拦住：“姆妈，侬帮帮忙哦……”

孩子性格的形成、能力的培养需要正确的引导，各学段间的发展需要协调。教育角色的定位必须准确，走错一步都麻烦。

边看边聊

美术之乡

俞昌基

去过许多江南名镇，都是一幅幅清秀灵动、古朴淡雅的水乡美景。枫泾古镇有所不同，它还有状元榜和进士坊，更有“三画”。

走进画坛泰斗程十发的祖居，第一间房是他爷爷行医的诊所厅堂。在“三釜书屋”，我看到了大师的画作、墨宝及其辉煌的艺术人生。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就看过程翁的《列宁在一九一八》《孔乙己》等连环画和《儒林外史》的插图，赞叹不已；而他的代表作是《少女和小鹿》这一类少数民族题材。他喜欢用酣墨或淡笔画出姑娘硕大的包头巾和秀美的五官，在颊上晕染两朵红云；用速写手法以焦墨勾勒出小动物的憨态美姿，偶尔也添几笔花鸟。最后，写上他草篆隶三体合一的题记和落款。这些“取古今中外之法而化之”的独门绝技，使程翁的画既有传统笔墨的精粹，也不乏现代精神，独具艺趣，享誉中外。他的一线力作在拍卖行的身价已逾千万，因此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赝品和炒作。记得淡泊而幽默的程翁晚年说过一句戏言：“他们看我画不动了，做好事帮帮我。”

不远处就是中西合璧的二层楼建筑丁聪漫画陈列馆。丁老的父亲丁悚出生于枫泾，是中国第一代漫画家。父子俩的画作在馆内联袂展出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精彩纷呈而又曲折坎坷的百年漫画史。丁聪笔名“小丁”，他一生以笔作刀，描摹市井百态，针砭陋习时弊，令人捧腹之余常有所思有所悟。他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，极少歌功颂德；他如同一只牛虻总是狠狠地叮着社会的病灶。在小丁书屋，我看到了他的封笔之作：一位重病人被抬进医院，住院交费处的小窗口里伸出一只大手，边上有句话：“先交押金贰万元”。91岁的小丁还在“为民请命”呀！我还看到了小丁创作的大量形神兼备、惟妙惟肖的名人肖像和为中外名著画的插图，他曾经担任过《人民画报》的副总编呢。

金山农民画展示中心就在清代状元蔡以台的读书楼。真有点难以想象，一批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，又有幸在程十发等多位名家的指导下成了农民画家。他们运用大胆的艺术夸张和强烈的色彩反差，创作了大量兼有江南水乡泥土气息和现代农村质朴生活的美图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这些以拙胜巧的农民画反映了一种集体审美意识，却又各具个性和意趣。我们参观了一位年届花甲的女画家的工作室，她已有四十年“画龄”，还是上海美协会员和“非遗”传承人。一位老友慕名而来，花上千元买了她的一幅作品，并合影留念。在一个文创展会上，我还看到了许多精美的陶瓷、丝巾、窗帘和文化用品，都是农民画的衍生品，可谓别具匠心，夺人眼球。

除了上述“三画”，枫泾还有个旅美华裔画家吕吉人的画馆，他的国画和雕塑则是另一种范儿，很值得观赏。然而吕先生并非枫泾人，他之所以会在这里建馆创业，大概是因为“家有梧桐树，迎来金凤凰”的缘故吧！

跟奶奶学裹粽（剪纸） 孙继海

与“五”有缘

福 华

端，开始的意思，每月的第五日（初五）均可称为“端五”。但民俗以农历五月五日为端五节，现在一般称为端午节，可能源于古代“五”与“午”的通用。

唐代以前，认为五月五日生日是不吉利的。唐代以后就不讲究了。

据明人谢肇少淛撰写的笔记《五杂俎》记载，金朝河北易县人田特秀与“五”特别有缘，他不仅是五月五日出生，而且居住的地方称为“半十里”，家中排行第五（小名五儿），长大以后，在乡试、府试、省试、殿试中均为第五名，为金世宗大定十九年的进士，官至太原转运使，且在五十五岁时的五月五日去世。不知是否真有如此奇巧的事？

竹篮寄情（摄影） 唐涟萍

山居诗简

李冷路

我曾在一个山区小学教过书，当地的农民淳朴可亲，我有好多熟人和朋友。除教室外，我有一间粉墙红瓦的卧室，这卧室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下，环境之美可谓人间仙境。门外是望不尽的梯田，说是金灿灿的油菜花，飘来馥郁热烘烘的香气，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夹杂野外生康乃馨，树上松蝉在脆亮地唱歌。

休息日或晚间我就在小屋里看书或写家信。小屋里自一方桌一只条凳，一只有辘轳可上下拉动的有搪瓷灯罩的电灯。桌上除学生的作业簿册外，还陈两本书：一是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、一本是梅里美的《嘉尔曼》。

远处有一匹狼在凄厉地嚎叫，我所住的新屋严紧密栗，何惧之有。在这样漾溢着诗情画意美丽环境中，我也就用诗的形式来代作家书了。例如下：

为妻新作题诗

信封里附着你彩绘的花布，饱绽的葡萄包孕着醇味的蜜汁：带露的翠叶展示着旺盛的生命。

在琳琅满目的橱窗里，它是一颗璀璨的宝石，夺目的光辉带着磁性的招引。

明艳的姑娘在镜前试穿新装，交相辉映，分外鲜丽。

你绞脑汁描绘出智慧的花朵，把劳动人民打扮得更见美丽；使幸福生活点缀得丰富多彩！

又悉蕙兰儿支援三线归来，作诗勉励

楼梯上一阵登登地响，凯旋的战士气概昂扬。

老祖母仔细端详；仲夏的阳光，把你晒得黑里透亮；水乡的薰风，给你增添劳动的力量。

语言好像不绝的源泉，叙述不尽三线战斗的景象；银镰像无麾的海浪，吞噬了成熟的油粮，谁不展开眉宇兴奋地笑，迎接午季作物来登场；在肥沃的黑土上，莳上茁壮的新秧，如像巧意挥洒的大手笔，给大地描上翡翠的云锦，在月明的凉夜，鼓乐和着人声沸扬，乡亲们抑制不住恋栈的感情，邀约三秋时再来我乡。

如今，我虽然住在高楼大厦里，然而数十年前的事，却历历在目，

令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达家的快乐端午节

王忠范

那年初春，我跟达斡尔诗人朋友哈斯一起去哈尔滨参加一个文学方面的活动，忘了因为什么他有声有色地讲起达斡尔民族村的端午节。很早以前，达斡尔民族村把夏日丰收节的一些项目加进端午节，给马烙印、除坏牙、剪耳统计，又割鬃去尾梢，真是人欢马跃。进行赛羊，比品种比毛色比膘情，那才热闹呢。他说现在虽然减去了这些内容，但民族村的端午节依然是别有特色。哈斯看我听得入迷，就跟我约定端午去他那里过节。

坐落在大兴安岭下的达斡尔民族村，村子后头是连绵起伏的青山，前面有会唱歌的名叫音河的一条大河飘然流过，山水秀色可餐，自然风光美丽。端午节的前两天，家家户户去镇里买回来粽子以后，有些老人便去拜拜“白那查”山神树，给敖包的石头堆子上加块石头，这是虔诚的节日表达和祝福。把端午节视为药神日和踏青日的民族村，端午节这天一早，大人小孩便披朝霞迎晨风陆陆续续来到河边，用河水洗洗脸或者冲个澡，好像把脏尘与恶运全都洗掉了。每个人干干净净轻轻松松以后，就纷纷上山去，条条山路上都流淌着欢声笑语。花谷旁，草坡上，树林间，人影闪动，都在剪杏枝、折柳梢、采艾蒿。达斡尔山上到处生长的艾蒿叶面深绿，叶背银白，喷吐着带有草药味的浓浓芳香。当把艾蒿一把把捧起来的时候，人们不管站在什么地方，就面对朝阳和家乡情不自禁地欢唱起来。达斡尔是能歌善舞的民族，他们都会唱歌，都喜欢歌唱，嗓子都好听。

人们从山上回来以后，都在自家的房檐下、板门上、窗子间插上艾蒿、杏枝、柳梢，再悬挂起用彩纸做的大大小小的葫芦和彩穗穗、花串串，红红绿绿，飘飘闪闪，每一户人家都装点出节日的景象。哈斯告诉我，如此用艾蒿与青枝装饰庭院，就能避免邪恶与灾难，保证健康平安并且吉顺吉利。达斡尔人是讲究端午节的早饭的，一定要丰盛一些并有特色。除了吃粽子、鸡蛋以外，还要吃甜甜黏黏的小米面打糕、牛奶粥。各种豆类菜食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达斡尔人认为不管什么样的豆子都象征团圆、圆满，所以谁都想享受这样的节日美餐。

山里的夜幕降临了，民族村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相聚到一起，老人吹奏古老的民族乐器木库莲，表演民间说唱艺术“乌春”，表达幸福、安宁的心情。青年男女穿着鲜艳的节日服装，围在一起欢跳达斡尔民族民间集体舞“鲁日格勒”，随着节奏不停地欢跃欢呼，兴奋至极。孩子们一帮又一帮地结伙摔跤、捉迷藏，有的进行拉棍比赛……这次在达斡尔民族村过的端午节，有种温馨的回味。哈斯答应过我，有机会再来民族村过端午节。

鼓浪屿之歌

王坚忍

今年初春与朋友相约去厦门玩，到厦门后的第四天，我们从鹭江道轮渡站摆渡，去对岸的鼓浪屿。渡轮两层楼，与上海渡轮没大区别，但鹭江比黄浦江宽约一倍，水也湛蓝湛蓝的，鸥鸟击水忽上忽下，划着优美的弧线，甚是悦目。

一踏上鼓浪屿后，觉得像个迷宫，小巷小路纵横交错，或高或低，路路相通，人失去了方向感。建筑风格仿佛童话般缤纷多彩，文化气息浓郁。鼓浪屿面积1.8平方公里，比我工作过20多年的上海复兴岛大不了多少，但复兴岛只有直统统的一条路，建筑不是厂房就是仓库。鼓浪屿除了消防车和救护车，没有任何公交车，甚至也没有警车，只有电瓶车和脚踏车。咖啡馆的清香，庭院的花香，教堂的钟声，听任微腥的海风裹挟着，弥漫了整个岛屿。街头巷尾，老榕树多须飘逸，慈祥的老翁；三角梅紫红艳丽，倾城的美人；木瓜树果子累累，勤劳的农夫。

我买的是景点联票，博物馆（八卦楼）、日光岩、百鸟园、菽庄花园、皓月园，景点分布有的在高高岩顶，有的在潮水呢喃的海边沙滩，还有在海风劲吹的陡峭巅峰。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一曲《鼓浪屿之波》，一路上如影相随——她在卖水果大妈的录音机里高歌，她在街头艺人的吉他弦上蹦跳，她在钢琴馆姑娘的琴键流泻，甚至鹭江拍岸的涛声潮音，也带着她的旋律节拍呢。它像是鼓浪屿的岛歌，整个春城无处不飞花，

我知道这首歌的作曲者是江西人钟立民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应福建音协邀请到厦门采风，在日光岩遥望台湾岛时，灵感迸发的产物；而唱响这首歌的，是我们上海老乡，女歌唱家张暴默在1983年的春晚。厦门人喜欢得紧，把这首歌的五线曲谱，镌刻在了花岗石上，勒石记曲，想是让《鼓浪屿之波》不朽吧。

猛然想起，这个温婉多情歌声萦绕的海上花园，曾经是万炮轰金门的海防前线，记得读小学时，有一篇课文是说厦门海军战士安业民的，他被烧伤了，在医院和护士一起唱“海岸炮兵勇敢坚定”……昔日的隆隆炮声，冲天火光，到哪儿去了？铿锵的战歌，终于被《鼓浪屿之波》替代了。

七夕会 行旅印痕